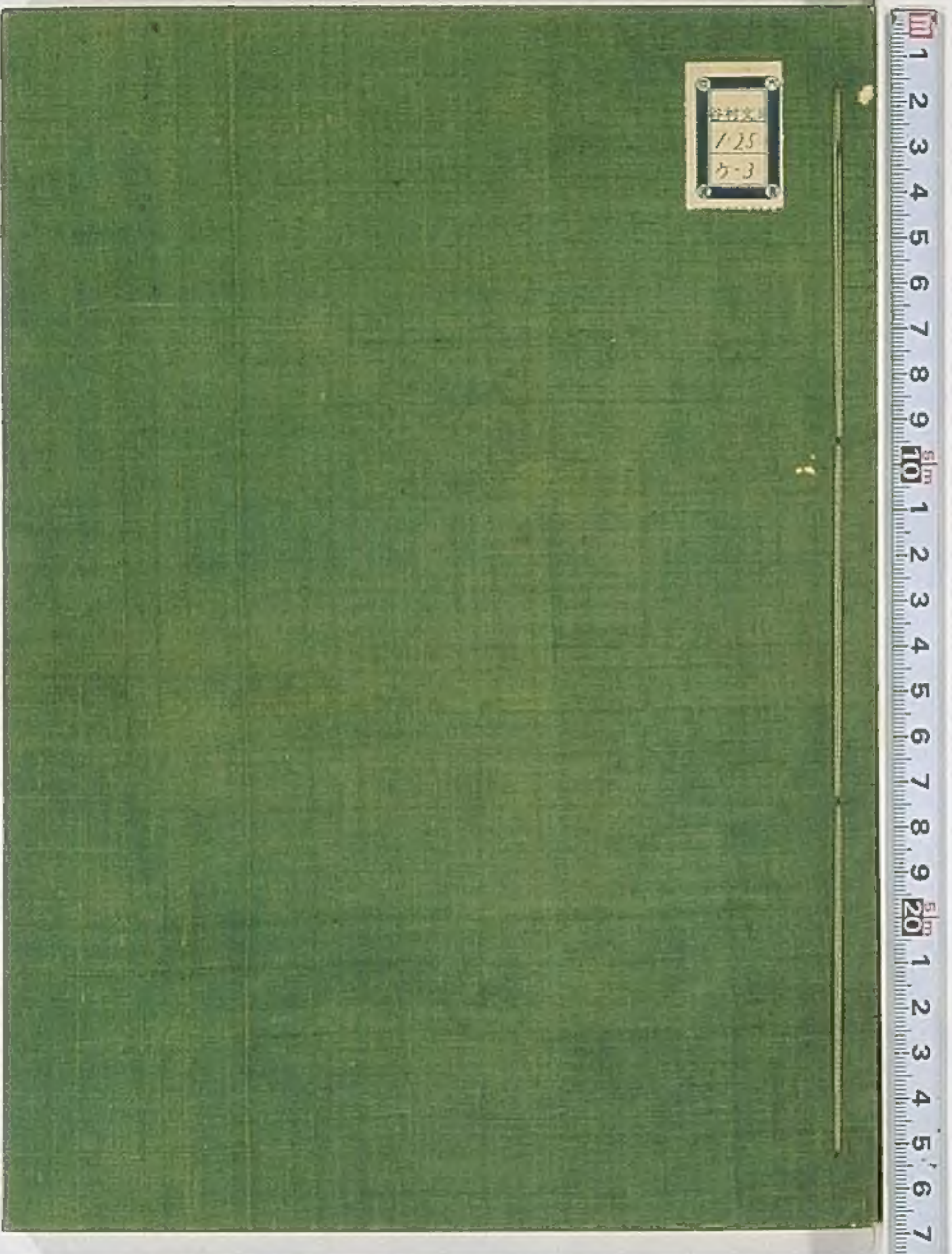


t017



景德傳燈錄第十七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下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蠅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十卷有目無傳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太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之一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撫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真國和尚法嗣二人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一人見錄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一人見錄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十二人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已六人見錄

大光山玄禪師

漳州藤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

已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二十人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見錄

台州涌泉景放禪師法嗣二人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人見錄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

雲蓋山景和尚一人見錄

河中府樓巖存壽禪師法嗣一人

道德禪師一人無機場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年依師而教

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

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

有雲遊僧自豫章來或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承造焉

洞山問曰閣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

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

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閣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

閣梨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

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平國王洞山然

傳集
之曰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住
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閻梨占却也
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
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
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
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
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
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弥
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擗牀震動乃曰
膺闍梨師合將西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將西洞山曰用多
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闍提人殺父
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
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

開雲居山四衆臻萃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
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旣在遮个行漆
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此方便是上坐不羸平生行脚不孤
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
行方有此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
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觀上坐問的罷標
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
師曰何必闍梨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
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襪和問衆還會麼衆
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
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問馬祖出八
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

向上一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於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個相似時如何師曰一个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禪師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扶出有一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閣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峭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峭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莫將來將來不

相似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老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醖出不是汝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老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捷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眾開最後

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勅諡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開梨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

師曰曹山却疑曰知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元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真常曰怎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入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入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辰月玄覺云什麼處問是與他酒喫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入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豈得个不怎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怎麼閑工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

乃點指曰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不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死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什麼不宿死死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主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能怎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怎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較鞋來師問彊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

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
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
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露著一
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否師
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曰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
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
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法燈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
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
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
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
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

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一麻曰是藥山便打此意
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入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
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樞亦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中為復別有道遠還將得
麼只如惡相山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忽尔問上座年多少引作
藥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眾
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眾獸近
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
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
前來為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
木上更采些子華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僧
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荅曰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
體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
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
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

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
斷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聞
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
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執轡
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
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
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一生行脚到
處只管九十月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
有七門人奉真骨樹塔勅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亦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爲洞
山曰聞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舊有遺言云
負和尚定下煙生洞山云云
是功到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
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生僧曰既是

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
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
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
曰是閨梨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
蒲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率微
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上個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
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增舉南岳問洞山云云開堂爭怪得
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
此云尊宿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
那不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平到來未嘗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
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
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
待洞水逆洑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振衣入稔受湖

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眾法
無虛席上堂示眾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
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
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
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
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
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
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
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
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沒有

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
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嶽云二尊宿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祖師意若
忘祖意有何交涉別作別生會無祖師意底語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
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
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此箇是道人若
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
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
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問二祖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
儂家麼問維摩掌辭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
道者汝道維摩掌辭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

傳記

卷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問最苦問最好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
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
个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
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晉堯舜是什麼問祖師上問如何得此身安去
師曰不被別身設始得法眼別云師梁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
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墮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
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
上閒般柴下閒鋤地時第一坐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
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
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
學人實問洞山曰怎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

反

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
相逢時作麼生曰反反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千
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
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開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
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我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為什
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
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時燒香帝問曰遮个是什麼神師對曰
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為榮枯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晉州二房州
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為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
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曰汾江岸採掇蝦

現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
華嚴靜師聞之欲決其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
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
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
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
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
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
學人不曾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
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
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
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

後洞山師虔禪師

第三世住世亦
名青林和尚

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

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開師曰胡地冬抽

笋价曰別甌炒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

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

三尺餘鬱鬱復萋萋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公乃得偈呈子

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隋州土門小

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

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

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主請師醫

師曰金銀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久

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

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

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
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十一卷又叙在打
山壁下何也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閒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
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
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
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為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歸不著曰恁麼
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
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
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
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
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
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行不便去須
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

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投入嶺去洞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

沈吟良久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

惺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錢住後上堂示眾曰諸上坐有

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

須團團削門戶素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

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

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

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

點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

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甕帶問水灑不

著時如何師曰乾剥剥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

滅後勅謚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王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唱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檟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坐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後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前下乘如生也名沙間之曰然師見佛法即大行受記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

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撥音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鐵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銓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楚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對無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巖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恁道者作麼生會恁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恁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慙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慙愧好師曰閤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問如何是苟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

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口珠中有水
若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
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甚
叢西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
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
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
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
山口承印記師到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
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
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
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雪峯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
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

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
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
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
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
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
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
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
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
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
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
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
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

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人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才禮拜後便問三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心良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

老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氣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未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驗無惑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

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
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
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
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用鉢請問大不能覆地不能
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口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
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
曰怎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
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
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
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
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念忙至舍乃見
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
在諸別錄

吉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
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仙季便不會問如
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咤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言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
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
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蒲
之其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
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於是服膺且尋遊清涼山閑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
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升坐敝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
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

出問如何是奇特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開白毫光照萬
今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
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玄不携
誰是來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
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
曰乙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句師曰披露識麼
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
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令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
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
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
曰百鳥銜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
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觀瀾

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腰前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毛毳爛意作麼生師
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
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
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
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
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
師曰額上珠為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坐僧迴首
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
衣示偈曰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才分招的位前密露不
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

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眾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
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
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
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
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大問如何有得
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師後受法眼分明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
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
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罔
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孤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
不通曰怎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繩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
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住僧問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時

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
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怎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

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

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狂俗上佛意切下音俗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衲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虚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

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
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穆穆曰如何是道者家
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
無折筍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
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
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
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飧自有旁
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

車

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事
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
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
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
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
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般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其覺
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曰謂之
曰汝遠遠而來暉暉暗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
而能出離師對曰坐昏廓闕盲者盲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
明厥旨頌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
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
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

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鉢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鐵蒺藜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閣黎道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己喪身口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極眉擊目視五月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怎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怎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天

中行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怎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洪州泐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大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曰燒畚歸三泉問去什麼處來師曰鹿舍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大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旁吻事如何師曰待汝還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閣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

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如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且止作鬧時如何山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士時中如何用心師曰胡蝶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此途
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補刊景德傳燈錄施王芳銜

建仁住持比丘

妙在

前建仁住持比丘

善育

建仁住持比丘

仁浩

萬壽住持比丘

明千

佛心住持比丘

祖令

瑞應比丘

仁球

甘露比丘

本兆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二十四人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安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忞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鄉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已上二十人見錄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天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

葉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
師受具布衲苴屨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
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
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個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
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
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
捷與修多羅真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
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
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
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
呵云看揔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

來簇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揔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
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
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古謂是汝
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盲底人還是麼肯恁
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
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
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觸體前認他曉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
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个釋說尚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誰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巖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觀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體前意思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

起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土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寢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護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慈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澹淨恁
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眾曰汝等莫知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
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為過汝今欲覺此幻或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
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憐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道沙門眼把定世界由蓋乾坤不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為汝
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
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
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
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志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
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竟不妨亦
得觀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
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跏趺向前來口裏哆哆呌呌地被
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與道和尚不為我共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絕牀和尚稱為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
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
聞向吾溫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
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寶為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

昭昭靈靈若瞋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个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亦同於龜毛兔角。有者。其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歷世間人所作興。終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既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起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諸識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枝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瞋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其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着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銜鐵負轡。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

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
有透个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
與汝金剛齊云可知麼南際長老問雪峯雪峯令訪于師師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
者謂宗本別師曰山頭和尚與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畱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看看以刀芟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
更不顧視眾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
指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方顧視上
下師曰天依報即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
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
爐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
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
眾皆望風而負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

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眾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个寐睡
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曰已師曰用自已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恁龍耳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
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
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
能勸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指還會麼四十九年
是方便只如靈山曾有百萬眾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婆娑世界有四重

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而問長生然

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

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

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生云

阿誰作僧問師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逼汝口爭解道得云云

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稱現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

太近法眼云無所得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

某甲打鐵船下海夫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

無對法眼云和尚終不替麼法眼云請師曰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選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

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

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

不見選个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取佛法未曾

在玄覺云且道玄少麼道意在什麼處天大佛前問山云不見法為大過失師曰不見法

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曰却問

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

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選一縫大小玄覺云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箇山多少曹山指

傍僧云上坐曾到曹山否曰曾到曹山曰撫州取箇山多少曰二百

二十里曹曰恁麼即上坐不到曹山曹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

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有此僧具慙愧若得此詩上坐有行脚即西天有聲耳明

三藏到闍師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耳三

藏對曰銅鑪聲法眼別云師為大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

無對法眼代云師又文大士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

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納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非見有多步喧鬧後離別云今日更無笑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師與地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

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

法眼別云和尚師曰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兒女兒汝作麼

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問師

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教取師與牛監軍喫果子盡問如

救

美

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盡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

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者盡承五另一僧曰既承

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

財參彌勒彌勒拍歸文殊文殊拍歸佛處汝道佛拍歸什麼處

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大普玄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个供養門晚來朝去

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

為伊不肯承當師便方丈拄却門問學子人乍入叢林乞師拍个

入路師曰還聞偃鉢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

先語客司曰待我列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真公曰請大師登樓

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見梯師與泉守在室中

說話有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干拄杖曰恁

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青巖為摩訶保勿闍人東澤

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麼去也好與拄杖師應機接物僅三祀致青原石
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打破會處此三語還會玄沙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祀致青原石
頭之流迨今不絕轉近來際所演法要有太錄行於海內自餘詩句
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開平二年戊辰十月二十七日示疾
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師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
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
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
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檀而退雪峯
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
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
請自此躊躇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
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冰師在

西院問說上坐曰遮裏有象雪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
什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坐本分事說乃提
起衲衣角師曰為當只遮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曰何得
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頭和
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
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
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之道妙峯
山頂莫即遮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接和
謂獨渡野山師來往雪峯上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東
史王廷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
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肖於是敷揚祖意
隨機與奪故羣客憧憧日見道化後閩師請居長樂府之
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悉

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
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子不到
透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
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
明歌詠汝尚不會易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
暗來底事師曰契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
端底事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
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
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
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蜀北人師曰蜀北三千里外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
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
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
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文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
却師有時示衆曰揔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揔似今
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慧覺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隱齊云此二尊宿語一服各有道理與中道極似如此辨什麼又道揔似金衣雖作什麼若如此言久悟在
安國瑄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瑄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瑄曰什麼處去來師曰
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
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
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擊出拳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未僧持前云簡保福云此是諸語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
僧云對云語福云去莫莫我打師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
麼衆無對別處亦不敢受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金龍子師以杖敲之
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咩師上
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口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
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
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
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地却殼漏子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個殼漏子裏法眼別云師曰夫
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今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
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
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
手闔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慙大師意否師曰猶較
些子法眼別云師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
語大至自適取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二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
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明師無利不現身爲什麼
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有人問僧點
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師代曰苦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設法眼別云師兩處開法徒衆千五
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
十有九臘六十五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堯率山師事雪
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山法眼別云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
乃拊掌瞬視問方便必出事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云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
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授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愆永嘉人也姓陳氏卅歲不食葷茹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嗔鵝鵝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
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
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
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口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
麼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
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恁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海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
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
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止月之師後遍歷諸方益
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
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
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
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瞻屢
起拂子僧曰久聞鏡清猶有遮芥在師曰今日遇人不遇人問
如何是靈源五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
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鰻魚麼曰不見師曰鰻鰻不見鰻鰻
鰻鰻不見鰻鰻曰恁不恁麼師曰鰻鰻只解慎初護末問

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點水墨兩處成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你和尚來因並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鐙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怎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閱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闍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个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稔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

歸時如何師曰選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
 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揔不恁麼時如
 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
 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
 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本頭
 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
 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
 搗佳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
 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
 百丈學五珠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
 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捧了趂出院僧禮拜師曰作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懺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問直
 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海別傳云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
 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海別傳云有僧
 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
 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海別傳云僧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三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
 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概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黑白衰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
 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束藤路逢一僧放下藤之乎立其僧近前拈雪峯手即踞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踞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即住此示入涅槃堂史崇壽謂云此一轉語却要老兄中淨齊云只如人生意作麼生師堂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

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為什麼毀與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為人玄覺云二等是恁麼事為什麼有得有失上坐若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為閣黎某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曰今日打迦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掣頭曰迦師僧得恁麼發人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師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掣玄余切又音如奉引也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

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獲湖大張
法席僧問萬法歸二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人忙問虛空講
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
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
知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見得見君子有
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
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
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
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
好種出去問如何是獲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
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據
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
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
參雪峯止龍谿方侶亦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
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
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問闍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
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三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
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郭落地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斗暗誰當
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
水無閒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
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

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日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三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閒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竅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

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師自是聲聞十遐邇錢王欽慕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餌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荆蒿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難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二日矣雪峯雪峯知其紉熟忽起搗臼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

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闍師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
剎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眾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
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眾驗看
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
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
有袞各有入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
聖興來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三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帶句者迷不唱豈別寧譚句後直
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
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
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
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威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狂其聲拾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發問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發問問千山萬山阿那个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發問
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客生招慶曰穩
便將取去東潭齊拈云此處有佛失也無若何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問換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作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睦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蒲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問師瞻仰佛像問師問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及與大師在衆有得道公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薦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个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薦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又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金盃等

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問師禮重常詢法要焉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干靈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竿葉動靈峯拈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靈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惺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直用如棄翫看君不是點兒郎問大拍盲底人六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觜問曰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个聾漢漳州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誥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

業頊雪峯禪會聲聞四遠聞師請轉法輪玄徒本至上堂曰
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
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然耳不曾藏問其下事乞師方便
師口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弁先住庵僧問儒門以五
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
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
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
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悟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
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
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
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
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

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作思應難得及師曰實然仁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三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直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雪峯
之堂冥待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園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去一
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寺堂良久忽
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人傳虛萬人傳
實僧問甚意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曰沙
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跳舞子也不會問雲山會上法
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入茶却齊雲也曰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點鐵成金至理
一言點九成聖師曰一點師曰還知齊雲無金成鐵麼曰點

金成藏末之前聞至理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
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
曰請師盡令師曰咩咩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
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公成曰爲什麼不卜成師曰還知鏡清
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
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鳥頭曾食雀兒
問向上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
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是日常斬我問釋迦拈室於摩竭
淨名杜亡於毗邪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
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
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三公爭敢論問
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个是心師曰怎麼問是教

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怎麼即失
口也師曰寒山送漁山又曰住在闍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
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驚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
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後鵲
趣不及師曰闍梨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
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
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
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
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
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士靈
骨道具實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
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裏受記止于翠巖

六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
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
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
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大慶開舉問凡有言句盡
是點汚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大眾笑攸問坦然不滯鋒鏌時如何師云大有
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鏌問古人拈匙取拂
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道真不得師
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
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
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曾師曰出家行脚
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重刊景德傳燈錄疏

東山沙門妙在 撰

傳燈錄者

七佛心肝諸祖骨髓遞代承二各弘教外別傳之
道貞和戊子之間 前勢別王峯大居士痛念
本朝無有此板喜捨家財命工刊行永置于建仁
禪寺

普濟大聖禪師塔所天潤禪菴廣大流通以報
佛祖不盡之恩湖海禪流無不欣慕也通雅文和
乙未十二月丙丁之變其板大半失之山中大用

任首座重啟補缺傳諸典窮其志垂千萬世難磨
滅輒持小疏徧叩

大力宰官居士同道大善知識或一力成就或隨
量樂施所獲福報豈易量哉

景德徧成佛祖言一千七百一人全迦文自接然燈
後達磨親傳般若前續焰聯芳來的二回珠轉玉正
綿三須知此話重行世白壁黃金信手捐

延文三年

丙申

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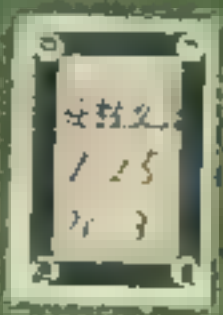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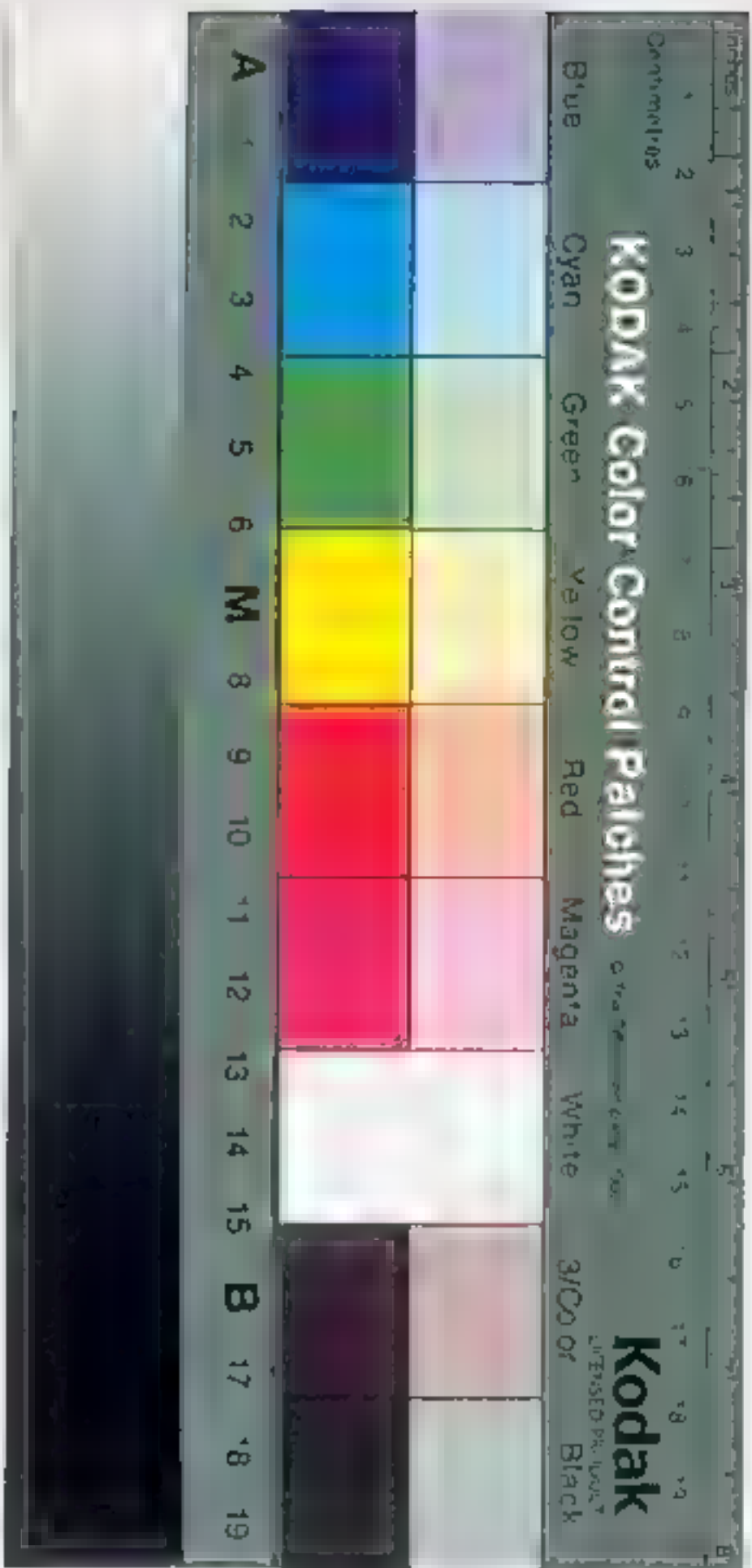
吉日

謹疏

幹錄比丘

宗任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十二人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下四十二人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魯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求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慈鶴山和尚

潭州鴻山棲禪師

吉州湖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隋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乎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諸句不錄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為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盧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諸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下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羣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雋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擄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口甘露乃疾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為喚透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因山毳徒臻集後閩師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入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踵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拈槌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路十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屢冰何得步參老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

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之刀師曰只遮箇是問不犯鋒銚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袂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个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

亦曰西雙泉以隋州有東雙泉故也

京兆府人也幼出

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雙眉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擲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遮裏無遮箇師手拍纖長待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號龍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塔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到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

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屍問如何是向上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昔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死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閒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

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三種語不道
 如來無語只是無三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
 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
 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
 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
 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
 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
 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
 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雲居錫云未見船子尚只解問人雲峯謂眾曰唯上坐到
 望州亭與上坐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坐相見了到僧堂前與
 上坐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
 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隱云此等處會是相見
 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割保福

禪苑迎請居之問堂曰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外堂師曰須起
 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
 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
 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
 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
 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黃龜復却船子問泯默將
 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畔畔睡漢出去師見一僧
 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痛聲師曰那為什麼
 不痛僧無對玄覺云三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
 示師曰上坐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
 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字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
 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
 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

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
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儼未識得直須諦信此
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猶未是在又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
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
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塵囷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
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
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
師曰不可更担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
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
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
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
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

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
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擊法眼見僧擔方以一塊去敲擔上云吾助使僧云請和尚慈悲

細別有道理什
麼處是心行處

聞師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

曰不去不住用印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

日也師默而已玄覺見云什麼處是山鬼窟裏中道住住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裏

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語僧無

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

人師曰汝試貌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貌掠師曰汝是點兒曰

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豈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

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

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

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

歷左右如法眼別云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此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乃口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因緣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文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忘法眼別云和尚解忘

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跣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雲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少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大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

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二乘
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
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片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
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
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
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戒壽全西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
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
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二義曰見問師曰已落
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
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旣具縣越山師鼎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

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又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早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
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個佛身曰
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偈曰眼光隨色
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自今自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蘇氏依石佛寺齊舍禪
師披剃戒度既固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
雪峯舉足跏趺之師忽然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
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踢直至如今眼
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
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弓少
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
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

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人師曰我今日未契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箇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閑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將話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觀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踴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閤梨失却半年糧曰為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為圖他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

蟪蛄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其文要因藏器退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頭亂問目已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

麼都緣是沙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
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來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只若泥
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
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
步向前尋言逐句來覓解會下老萬巧廣設問難只是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
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以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
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
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
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
說也須實得怎麼始得若約初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

豈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
怎麼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老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
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
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
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
迢迢十萬餘師問學人簇簇地箇什麼云大眾久立師
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饒捻一毫
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透个
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熱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堆尋看
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
各且當人一箇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立毫頭氣力便與佛祖無
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趕得許多頭角擔

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
無分觸目承當得箇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
和尚動口便好把特石碁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
去三不五不聚頭地箇里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
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拈放一邊獨自著
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
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
乾坤把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
來性德把老漢打一捆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什麼道理直
饒向遮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挫折兩脚汝若是个入聞說
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莫面墮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
尚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且

放汝三十棒或時云見成公案自餘之輩人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
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是驢唇馬嘴誇我解問
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箇夢見也未什麼
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遮般底有人屈袖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
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
底人他家依衆道這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
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出千百
草頭識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塵才舉大地全
收一毛師子全身揔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
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
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
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拋却師僧父母行脚
直須著些子精神始得實若有个入頭處遇著一个咬齧狗

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刮上眉毛高掛鉢囊
拘拈拄杖十年二十年擬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
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
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
千二千里走赴遮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
易得衣鉢苦屈圓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
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
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來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似落湯螃蟹
斃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
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道夕
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个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云汝等沒可怎麼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
談汝且喚那個爲佛那箇爲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

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
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什麼枕以阿那個爲差殊之見他古聖
不奈何橫身爲物道个舉體全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問
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若實未有入頭處且
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
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
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地却老却孃師
僧和尚作遮去就遮般打野捋禿有什麼死急行脚去師上堂
云故知時運繞瀛海于像季近日師僧比去禮文殊南去遊衡
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者黑似漆相
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
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閻羅

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
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
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
摠在遮裏許學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
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
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
在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
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
五臺山有文殊摠在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雷峯卧龍西堂
鼓山摠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
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
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擗標木杖乃畫地下云塵沙諸佛盡
向遮裏葛藤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觀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
拍豎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
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杜裏看我尋常向
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
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
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曾夢見
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驚起以拄杖劃地下云摠
在遮裏又劃一下云摠從遮裏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
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
云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
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炙瘡癰上
著艾炷遮箇場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託
生處好莫空遊州徧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

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
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遮箇是公才語遮不是
從裏道出語遮不是就事上道底語遮不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
孃噉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
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
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
道得不入頭路夢見麼似遮般底殺一萬个有什麼罪過喚作
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捻
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
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搥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
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
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
什麼在我邊裏曰恰是師曰更踉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蟬蟬吞大蟲問如何
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
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
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
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曾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老玄擬思量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翫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
曰賴遇維那不在問曰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三肚裏曰和尚
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曾請師道師曰閻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
來如何非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
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曾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遮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漉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從後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轆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閣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示

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藁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轆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轆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透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妄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閩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齊同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是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

曰恁麼即優曇華拚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以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慧鶴山和尚柏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摠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蘗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怎麼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與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死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隋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

只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世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

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禪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校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内只有遮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

曰是曰作麼生是第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句
如何是第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即解師資
道成師更不他游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
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
室遇師打水玄沙口相看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
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
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
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
也沒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
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歐之雪峯師在庫前
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
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乎上坐終于維
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闡大師惟勤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
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
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坐曰聞汝住楞嚴經鑒
曰不敢師曰三文殊汝作麼生住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藏藏中有鏡燈座即華
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
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
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字贊覽之者悟
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
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
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四百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不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松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吟上蜀珙和尚已上九合師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州白雲滅禪師

潭州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靈州冷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樓山慧志禪師已上人無機
屬語句不歸

拙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十四人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處州廣利客禪師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是下
見錄

廬山羅漢他隆山主和尚又無機
屬語句不歸

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五人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舍珠山密持禪師已上人
見錄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已上人無機
屬語句不歸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鳳翔府紫陵匡禪師已上人
見錄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雒州化城和尚已上人無機
屬語句不歸

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二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已上人
見錄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已上人
見錄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又無機
屬語句不歸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二人

興元府青劍山和尚一人見錄

京兆保福和尚不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香城和尚見錄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瑋禪師見錄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

第二世疎山澄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蘗慧禪師

隨城崇讓國守澄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湛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山和尚已上十二人見錄

筠州五峰山行繼禪師

商州高岳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蘗山羸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法嗣三人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蒲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樂土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質禪師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邳州古雅和尚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二人見錄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

澧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府龍谿和尚見錄 桂陽志通大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已上人錄

撫州黃山輪禪師法嗣一人

鄧州桐泉山和尚見錄

洛京韶靈普禪師法嗣二人

潭州文殊和尚見錄 洋州大巖白和尚又無錄

洪州上監院令超禪師法嗣二人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又無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旌月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

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龍乎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為師以參夾山才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閒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見未陞塔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又問聞梨與什麼人為同行師曰木上坐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怎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足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煥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窓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

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坐在什麼處師出應諾
夾山曰子未到雲岩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
潺潺之瀑淙淙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
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
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
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
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釀茶三
五碗意在鑊頭邊夾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餅
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目師又問曰
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途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
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夾山曰大眾有人歸去
歸去從此住昔請歸院眾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具禪師上堂謂眾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盲人焉敢問
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轟曰
拄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僧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
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
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
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兔懷兒向紫微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漫
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
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
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
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官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
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云
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音師曰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
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
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前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
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眾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
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選個時作麼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
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難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
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
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學人
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

巾有餘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自得人又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長安路則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三枷五棒問通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只今事作麼生僧曰隨流
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
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飢渴曰恁麼
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
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
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
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獲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

廢師曰不因閹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遮个人曰恁麼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堽率山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三著基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爲第一座屬雁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三旨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二座爲化主然且滿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寂承師記

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弃院階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開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畢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後時如何師曰還甚蓋覆得麼問蛇子爲什麼却吞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更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之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第三世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爲問如何

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磨中子師曰灰頭土面不轉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二問路逢達道人第三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四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什麼不相識問紅鑪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松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我在這一碗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峰和尚雪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推勢雪峰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歸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
忽遇四方人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
如何是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吟王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閻梨也
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怎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
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至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峰和尚
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
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
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

泉僧堂未會鐔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
師曰慙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點雪意旨如何師曰借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
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怎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
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
好手師曰知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裏飢足塵師有時舉
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口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
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今事如何師曰正
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
真性師曰寬寬苦大擔擔師上堂良久有僧出口爲衆竭力稱出
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

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
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進禪師第四世住持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人向萬丈
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
不存个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真
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
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著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
云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个問衡陽
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錢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
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

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
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
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曲盡

撫州金峰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曰
此去鎮縣不遠閣黎莫造次進口何不道師曰口如磔盤問千
峰萬峰如何是金峰師曰斫額而已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
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
邊有耳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師後
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
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
師曰此本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闍袈
紗問如何是箇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作有本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
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
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
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
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个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觀虎眼特地
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何下
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偈示眾曰一片疑然光燦爛
疑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皆認辨是快活
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裏影丰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第二世住山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
山不如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通時如何師曰曹
山在裏許曰還未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他侍立師曰
道甚奇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鑪
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
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拍僧堂曰此間僧堂無
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
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
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人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
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黃利容禪師姓維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
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謝闍梨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
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
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

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下漢師謂眾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靈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曾問父鄉靈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契茶去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迴思著傷心問寶貝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山岳禪和尚問佛是摩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六路阿那人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春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老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之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前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蟬匠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豪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末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

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轉轉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任闍黎打隆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才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才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僧音蹤隱隱不著者又行乞食時襄州含珠山密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个什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个什麼曰只遮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

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个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个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定覺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泥沙不見底浮浪足蹟玩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个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辭日中草

前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寐渾家
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王充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
頭明問如何是同安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
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友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
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

洞山弟三世住法嗣

邵州龍光和尚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
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
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寶索曰學人不曾師曰庵間
如何極則為人處師曰懇懃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身爲
什麼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力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
以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燦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臂千江影現

嵩家春

四月

世法切要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
屬夾山和尚歸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
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
千古秀玉踏排仗出金闕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
山坐道場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
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
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曲宮商看品弄
辨審須知碧眼胡口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
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衆曰瑠瑠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主瑠山
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燕入舞

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華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迷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拈曰怎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眼豈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雲岳轉身玄路甚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何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鳥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重刊萬銅山廣德和尚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力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不死死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大言癯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怎麼即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郢州芭蕉和尚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權櫬一木盆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个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前洛京白馬造儒禪師法嗣興元府青剎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劉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似兩箇時如何通曰箇賺汝師乃省悟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也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傳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蠶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峰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迴洛下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如馨香酷烈遠聚而望觀

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住居師一日閑步巖岵間條覩磨初數珠銅瓶椶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蓮寺以醺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逕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則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陳西南北去也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年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求與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焉

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末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跌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值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諷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

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天土乾寧中雲峯和尚經遊遺師樓閣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歸山王加慈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後王公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个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

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
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
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
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
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換塔尚
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
改天台隱龍為隱迹修塔畢師入府廷辭尚父囑以護法恤
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世第二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
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
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

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
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
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薄
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
聲色外別行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世第二問一藏圓光如何是禪師
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二歸何處師曰未有
不立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
不立不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曰新羅
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且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入化一方
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讚曰對月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
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甚明昭禪師詎曰遠方方塵不

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鈞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後於攝律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隅也師從此迴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折肱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父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第一座曰適觀座主抵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

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二座曰刹那閒還有擬議否師荅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蘗山聚衆開法第二終于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隋州隋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遮驢漢問盡大地是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墮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驢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顯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而獨揚眉迴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
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口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
財愛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
什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假多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飢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
如是

和持均正作
齋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
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
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乃問重重
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
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直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
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

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
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
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世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重顏
得法於疎山室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蕭
韶外六律不能過口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
覓無蹤僧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墜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
曰闍梨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
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
水木人勞師晉天福中將順叔預告大眾及期闍城土女奔走
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松發塔觀全
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劍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金像
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
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
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四
面是山關梨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
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
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
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曰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

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其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
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
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師王公
禮重後歸故鄉蜀兵火之後舊寺荒廢師創永安禪苑
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
麼曰不可無也師曰甚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
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
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
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散風來不得韻
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
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隸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歲冬鳴犍推集僧蜀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

十勅謚淨悟禪師

東北切捷道捷切音地此名捷亦名爲捷

蘄州烏牙山秀實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足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上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鵬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帶螻蛄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眾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搗上揔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雲霞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幾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坐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關籬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馬外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達師如何是案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陰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輝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纈的紹道
遙寄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
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
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
懸崖撒手去旨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

有異許由掛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閤梨外邊與誰
相識問脫龍頭卸角獸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
門切忌更銜靈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
迴超樓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
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
遊赤水珠承固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互
疑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樞未發已前如何辨其
水脉樂普曰移舟請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
語同前問般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
句師曰畱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

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及
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鄉向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
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
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
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區
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
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
下一箇樞作麼生免得下樞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自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

手出章江師對曰鰲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
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章江黃山復問下
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
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
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拈他狀師曰擲鼓
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沾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
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除羅男奉謂估倡衣
鉢重刊于禪函精舍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